

1807



第四辑

资兴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资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资 兴 文 史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资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EA68/13

资兴文史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资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资兴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印张：5.6 字数：100千字
1992年11月第一版 199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册

前 言

资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1984年工作以来，通过广征博采，先后出版了《资兴文史》1～3辑，向人们提供了本市建国前具有一定价值的史料，受到有关单位和人士的好评。

从1992年初开始，我委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展了我市建国后的史料征集，本着“征集无禁区，出版有选择”的精神，对征集到的30多万字史料进行了整理。这里选入史料40篇，共10万字，编印成第四辑。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及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参加初审工作的有黄轩、黄伦超、袁伯霖、樊学侯、李宙南、曹含勇、许先锋、李少华等同志。在此，谨向这些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请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继续予以关照支持，并请知情人将我市近百年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交通、民族、宗教、侨务、社会生活、名胜古迹、历史人物等亲见、亲闻、亲历史料，不加褒贬，秉笔直书，积极投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书中疏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赐教，以便及时纠正，不断完善提高。

编 者

1992年10月

目 录

政治风云

- 难忘的岁月 艰险的斗争……黄 静 何丕威 (1)
拉开资兴“文革”动乱序幕的“八·三〇”事件
——资兴“文革”回忆之一……曹含勇 (8)

经济建设

- 建国后资兴县(市)财政体制简史……李宙新 (12)
资兴第一座中型水库——杨洞水库……袁柏林 (18)
资兴第一家县办工厂……李剑夫 (22)
湖南首家刨花板厂创建始末……曹达生 (25)
资兴印刷史略……欧植雄 (28)
湘南明珠——鲤鱼江电厂……王存真 (31)
东江木材厂发展简史……骆世明 (37)
资兴木材公司发展史……胡桂涛 (41)
资兴陶瓷业与贺记老宝兴厂双边坛……李少华 (52)

工商史话

- 悠悠岁月忆从商……黄亮柏 (55)

我的四十年摄影生涯.....左维邦(62)

文化教育

一中生活片断.....樊学侯(66)

小学教师的摇篮.....吴兴(69)

忆乐成中学.....何戈心 胡昭镛(73)

社会生活

那年,洪水漫卷资兴.....李宙南(84)

北京“知青”在坪石.....邓永红(94)

云盖仙亭拆除记.....李宙南(98)

瑶族风情

资兴瑶族寻踪略考.....唐振中(102)

资兴瑶族风情拾萃.....黄仁茂(106)

瑶族的三大节日.....赵前卫(112)

人物春秋

永不沉没的笑声.....袁伯霖(114)

踏遍青山人未老.....唐振中(118)

记国务院参事李奇中先生.....李少华(128)

资兴县第一位省政协委员赵循阳.....尹红苹(134)

附：资兴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决定我县少数民族	
节日的通知	(138)
我的表叔代若愚	李典甲(140)
青年数学家袁亚湘	宋力行(143)
土地工程专家和医学博士	许先铎(147)

百花园

罗瑞卿副总理视察资兴煤矿	彭秋云(149)
旅台回乡第一人	黄伦超(151)
附：我终于回到了故园	樊汉池(153)
七宝山麓的旅台书法家何鸿谟	黄伦超(155)
第一位捐资设奖学金的港胞樊亚雄先生	
	曹国枢(157)
文斌先生在高码中学设立奖助学金基金会	
	胡昭如(160)
几十年的单调呆板生活	唐富言(161)
一次难忘的纪念	
——赴郴接受中央民族慰问团中南分团	
慰问见闻	赵汉成口述 赵前卫整理(165)
附一：中央访问团致中南区各兄弟民族慰问信	
	(167)
附二：致党中央毛主席书	(169)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袁觉民(172)
郴侯寨石壁	何力(175)

兜率庵最后一僧释华清行状.....何 力(176)

发展中的资兴社会保障事业——五保事业

.....郭春莲(177)

难忘的岁月 艰险的斗争

——忆彭市地区清剿残匪片断

黄 静 何丕威

一 穷途末路 负隅顽抗

1949年10月，中共资兴县工委和县人民政府，集中县大队的地方武装，配合友邻部队和远道突袭的二野解放大军某部，一举捣毁了国民党资兴县政权盘踞在彭公庙的最后巢穴。这样，稳定了资兴县人民政权的大局。但在一次剿匪战中，由于地方武装和解放大军某部没有接好头而造成误会，发生片刻枪战，匪首何樵夫（国民党末任县长，资兴“反共救国军”司令）、胡孟清（大恶霸，资兴“反共救国军”副司令）、曹泮林（县警察局长，警察大队长）及部分匪徒趁机侥幸漏网，从而加重了清剿残匪的任务。

同年11月，县人民政府将彭市地区建制为保民区，辖原三民、仁保两乡（即现在的彭市、烟坪、汤市三个乡）。以黄静为区长，何丕威为副区长的工作队，进入彭公庙，建立了区政权。1950年春节过后，即1950年二月末，又合并保民、七都两区为第三区，辖现在的彭市、烟坪、汤市、兰市、皮石、波水、州门司等乡，黄静同志任区委委员兼区长。该区是资兴的新解放区，反动残余势力仍相当强大。几股漏网的匪徒和暗藏的

武装匪特，流窜潜伏在烟坪和汤市等边远山区，负隅顽抗，伺机反扑。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时还力量薄弱，虽派了胡坚为区武工队队长，但只有十几条人枪，无力单独进剿。在这种情况下，区领导采取了两手抓的方法，即一手抓发动群众，出安民告示，利用逢墟赶集，公开演说，宣传党的政策，并集中力量，走村串户揭露反革命的各种谣言，以稳定人心，争取人民群众维护人民政权；一手抓扩大队伍，吸收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参加政权建设，并在12月接收和改编了汤市人民办事处和办事处控制的自卫队（约三十余人枪）归并到区政府和区中队。这样，人民政权初步站稳了脚跟，并立即开展了清剿残匪的斗争。

二 围剿与攻心相结合 胡、曹缴械投降

胡孟清（又名明廷麻子）和他已故的父亲胡孔彰（又名漠洋猴古）是彭市几十年来独霸一方的土霸王。有钱有势，为非作歹，在莲花台（地名，今彭市乡政府后面）建了一座庞大的“土围子”。1949年，胡孟清为了“应变”，招兵买马，养了几十个人的武装自卫队伍。五、六月，与流窜在彭市地区的国民党内警队相勾结，占据一方，与人民政权为敌。九月，国民党末任县长何樵夫率残部逃遁到彭市，与胡狼狈为奸，分别担任资兴“反共救国军”的正、副司令。占领彭市、兰市、青市一带，鱼肉压榨人民，负隅顽抗。十月，彭市战役后，胡带了二、三十个人（有子侄亲族、顽固死党，也有部分受蒙骗的农民）。流窜到八面山脚下与酃、桂交界的双江、顶寮、小桃寮、大坪寮、横路一带，苟延残喘，伺

机反扑。老百姓既恨又怕。胡匪不除，群众不敢起来。区人民政府带领区中队进行了几次剿匪，但因兵力太弱，收效不大。不久，军分区派了剿匪部队约一个连的兵力来彭市，由教导员储谊诚带领。区中队配合剿匪。从彭市到顶寮一带，有三十余里，沿山都是崇山峻岭、崎岖小道。部队出动，目标大，又在明处，而胡匪残部，仗着地熟、山高路险的优势，东躲西藏，与剿匪部队捉迷藏。连续半月有余，均未抓到匪徒；有时发现一点踪迹，待赶过去时，又已逃之夭夭。但是剿匪的声势大，既震慑了残匪，又壮了干部和群众的胆子。一天，逮了两个给胡匪送给养和通讯的当地蒋姓人，断了胡匪的供给。此时，胡身边的人也逃散了很多，最后他带了两个儿子和几个死党躲进了山沟里。区领导借此东风，开展了政治攻势，利用彭市兰家垅头恶霸地主兰雄如与胡匪的亲戚关系，令其通风报信，讲明形势和政策，唯有投降，才是出路，方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黄静同志还亲笔写了两封敦促投降信，又派区干部曹泮清至山区与胡匪联络接头。几经反复交代政策，说明利害。在此情况下，胡匪也感到走投无路，不被打死，也得冻死饿死，不得不在1950年元月，带了两个儿子和一个随从，走出来向人民政府投降，并交出了一批埋藏的武器。

国民党残余的另一个漏网匪徒，县警察局长曹泮林，只身躲在烟坪边界的老家附近。虽无队伍，终是后患。区领导又派曹泮清同志利用与他是同族兄妹的关系，查访他的下落，并写信托人劝降。曹泮林也在1950年春节间出来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

三 路抓暗探 樵夫殒命

国民党资兴末任县长何樵夫，在彭市围剿战中逃脱后，收罗了四、五十个匪徒，隐蔽活动于新洞、两江口、燕子窝、州门司、牵牛坳一带。武器精良，士兵多是亡命之徒，他还放出风声，要与我区政府打手枪仗。嚣张已极，严重威胁东乡人民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的安全。县大队和剿匪部队虽持续搜剿，直到1950年春节前尚未抓获。

春节过后不久，县委通知黄静同志参加地区第一次党代会。

那天下午三时许，黄静同志一人从彭市出发，前往资兴城。约5点多钟，走到了何家山乡西垅对面的岔道上，距前面一座凉亭约五、六十米处，听到凉亭里有人说话，隐约听到一句“……解放军来了！”黄当即加快步伐，进入凉亭，此时凉亭里空无一人。巡视四周，见亭子里贴着一张八开大的纸，是一张反动布告。摸摸纸边，贴布告的饭粒还是湿的。一股寒意直冲发顶。黄立即抽出手枪，打开了保险走出凉亭，巡视门口左右，不见任何动静。急往前走，在凉亭不远的转弯下坡处，看到大路右边草丛里蹲着一个人，似在大便，但那人的眼睛却阴沉沉的盯着人。黄觉得此人有蹊跷，立即用手枪对准他，令他站起，并大声喝道：“凉亭里的反动布告是你贴的吗？”他哆嗦地说：“是……是前面那个……那个买瓦坛子的……”。于是，黄用枪押着他往下走，下了坡转个弯，果见一个挑瓦坛子的在前面走。黄大声喝喊：“挑瓦坛子的站住，否则我要开枪了！”那人站住了。黄即押着这二人到了大富乡（大富乡属四区管辖），并把这二人

交给了乡政府，要乡政府派民兵急送县公安局。

在地区召开党代会议的第四天，就听到地委刘书记报告一个消息：“资兴的何樵夫被我们消灭了！现陈尸于县城。”会议结束回区，副区长何丕威同志向黄汇报：前天县公安局押来一个人，要我们处理，现暂关在拘押室。原来此人正是前几天在西竺凉亭路边抓住的那个人。经过审问，才知道事情的大体经过。

此人名叫匡苏斋，州门司人，做贩牛生意，是何樵夫的情报员。卖瓦坛子的是皮石人(姓名记不清了)。那天到响水坳，碰到何樵夫的勤务兵，发给他俩各一块光洋，又拿两张反动布告给他们，要他们在交通要道口乘人不在时张贴。可在西竺凉亭只贴了一张就被逮住了。当时何匪的勤务兵还带着枪躲在凉亭后的草窝里。那天晚上，大富乡的民兵把匡苏斋二人押送到县公安局。经过审讯，二人如实招供，并供出了何樵夫的躲藏地点。第二天，县大队由匡苏斋带路，在新洞的白莲庵围住了何匪。此时，何匪身边只有几条人枪，经过喊话，残匪顽抗不降，一阵猛烈扫射，打死几个土匪，并当场把匪首何樵夫击毙，拖尸到县城示众。

四 深挖细查 粉碎肖金阴谋暴动

汤市是资兴东向的边远地区，与酃、桂交界，又是国民党军统少将金远询的故乡，政治形势相当复杂。金逃台时曾留下一批精良武器，交给他的亲族窝藏着。1949年夏、秋，国民党交警队总队长唐纵（酃县人）率残部龟缩酃资边界，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任命曾当过国民党军官的肖恢先（汤市人）为交警大队长，配发了一批美式武器。我大军压境，

交警队主力溃逃后，肖把武器埋藏在山里，潜伏下来；暗中勾结曾任过国民党仁保乡乡长的金远亮及汤市、下堡、谷洞、新江等地的一些顽固反动分子，组成一支特务武装，欲伺机蠢动。

随着1950年镇反肃特运动的开展，美帝侵朝战争的爆发，肖、金等既感恐慌，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们在下堡龙头山的一个庵里，暗中集会，阴谋暴乱，企图夺取政权。约定在1950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夜晚，围攻区政府，杀害区干部，夺取区武工队的枪支弹药，上山打游击。他们暗中勾结彭市兰家垄头的所谓开明地主兰雄如父子，与区领导周旋，企图套取情报；并收买区政府一个叫王爱琳的干部，要他乘机偷取黄静同志的手枪，在匪徒进攻区政府之际，打开区政府大门，作为内应。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势将制造一起资兴解放后的大血案。幸我公安早有察觉，派侦察员配合区里作了长期的周密侦破，具体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区领导同志也警惕性高，其阴谋一时难以得逞。中共资兴县委第一任书记赵理同志，也曾两次只带警卫员，爬山涉水，深入汤市作调查。在阴谋暴乱之前，采取果断措施，一举逮捕了肖恢先、金远亮、兰雄如等一批匪特，粉碎了他们的狂梦。并从深山里先后挖出了轻机枪、卡宾枪、美式冲锋枪、快慢机共几十支，各类型子弹几大箱。兰雄如等几个首恶分子被镇压，从而挖掉了国民党反动派埋下的一个地雷。肖在审讯和服刑中交待了一些重大线索，有立功表现，得到了减刑的宽大处理。

经过1949年冬至1950年夏的清匪、肃特、镇反斗争，彭市地区的人民政权基本上获得巩固，为减租反霸、土地改

革、发展生产铺平了道路。

黄 静：原系郴州地委党校校长，曾任资兴县县长，现已离休。

何丕威：原系资兴市移民办监察科科长，现已离休。

拉开资兴“文革”动乱序幕的 “八·三〇”事件

——资兴“文革”回忆之一

曹含勇

1966年8月，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报”发表，昭示着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及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在首都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大中学校师生。大风暴的前奏曲已经奏响。当时的资兴，尽管处于偏僻的湘东南山区，仍然闻到了激战前夕充满火药味的气息。

1966年8月30日，对于获得解放已经十七年的资兴人民，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县三级扩干会议正在部署进一步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热潮，把资兴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把资兴建成大寨式县的有关工作。县城各单位干部职工正在以实际行动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召开。整个县城洋溢在一片欢乐、喜庆的气氛中。上午十点左右，从城西方向开来了

三辆满载臂戴红袖章的工人和学生的解放牌汽车（据事后了解，车上戴红袖章的人是鲤鱼江镇几个省地厂矿的“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和部分青年学生），车子一直开到东门口，车上的人群一窝蜂似地挤下车来，然后向县城四面八方散去。宁静的县城顿时象刮起了一股十二级台风。只见大街小巷，一伙伙臂戴红袖章的人手握剪刀、锤子，见女人的辫子就剪，见带花的东西就砸。县委、县人委机关和县一中、县广播站、县文化馆等单位成了“红袖章”们冲击的主要目标。县广播站近千块磁盘唱片被抛向院内空坪上砸碎。县文化馆的图书、字画及演古装戏用的道具、龙袍、彩衣都被当成“封资修”的东西被砸烂、剪碎、焚烧。县委、县人委机关院内更是一片闹哄哄。一群人闯进县委机关大院，挨家挨户破“四旧”（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翻遍了所有的办公室和干部职工宿舍，凡是被认为带有“封资修”色彩的物品通通被翻出来摆到大街上展览。县委组织部的麻将牌、县委宣传部的带花热水瓶、机关食堂的高脚玻璃酒杯以及一些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女电影演员照片，还有从干部职工住宅内搜来的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都被拿来展览拍照，然后在院内当地烧毁。几位女“红袖章”在县委机关大门口指着“展览”物品声嘶力竭地解说着“县委机关老爷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铁证”。当时，我正在街上看“热闹”，一伙人闯入我的宿舍，翻箱倒柜，搜走了我几天前刚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几本新书，有吴晗的《中国历史小故事》（丛书）、翦伯赞的《中国通史》以及一本记不起作者姓名的《中国教育思想史》。当我见到这些书被搜出来后，心里